

第三章 請願

靠近壁爐鐵圍欄的地方，比利時駐滬領事館的仆人彎下身子用火鉗向燒紅的煤堆撩撥幾下，通紅的火星紛紛直往上冒，沖向牆裡的煙囪。火星引領的火焰將壁爐的磚牆映成豬肝色。

十二月的嚴寒，毫不留情地宣示給大地封凍。從關得嚴嚴實實的玻璃窗戶望外看，近處，領事館平坦的綠草地被凍成冰的雪被裹蓋，垂下密密冰凌白雪的鬆樹枝，露出沒被雪掩住的樹皮，顯得特別黑。遠處，外灘那邊的哥特式尖頂、巴洛克圓柱、灰腫腫的窗戶、花崗石的屋基們像陷入深思的雕像，默默看著水量充沛、江面寬闊的黃浦江托住大小船隻，陰沉沉地奔向更遠的地方。江水的另一端，黃浦江和蘇州河接壤的地方，外白渡橋的鐵灰色橋身，配上坨坨積雪，給這缺了太陽眷顧的風景，添上一筆，構成一幅完美的灰、白、黑的炭筆畫。

壁爐裡反射出的火光和枝形吊燈的燈光疊加在一起，卻將這間比利時領事館裡最大的會議室，染成溫暖的橘黃色。在這裡，窗簾、牆紙、椅套、地毯，全是一個格調的古板圖案。精工細雕的玻璃展示櫥裡，除了滿清官員贈送的巨大景泰藍花瓶，日本七寶燒瓷瓶外，還有從剛果購來的仿古陶器，以及仿希臘神話的銅器。展示櫥上方牆上挂著一幅用鍍金石膏鏡框框起的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一世的肖像。

燈光和跳躍的火光照著會議廳中央的鋪綠呢獅腳桃花心木會議桌。圍著桌子的二十四把高背臂椅靠門的那一半空著，靠窗的那一半坐滿。多位兼任會審公廨陪審官的各國駐上海外交官正在這裡開會。他們是本月領事團值星主席德國總領事希默博士（Schirmer）、會議發起人英國總領事法磊斯（Fraser）、會議東道主比利時總領事薛佛（Siffert）、分管

法律的比利時副領事荷爾(Hers)、英國分管法律的副領事韓德雷(Handley-Derry)、美國副領事哈雷(FW Hadley)、意大利領事托利納諾(Toledano)、日本領事品川忠道(Okamoto)、以及代表挪威和荷蘭領事出席會議的兩國秘書。

這天的會議，本來是為答復上海華人總商會請願領事團改革會審公廨而召開的，但是出了一件更緊急的事，迫使英國總領事法磊斯需要利用各方領事聚集比利時領事館的機會，和各國同僚立即溝通。

作為一個老練的外交官，法磊斯挑聽眾最感興趣的話題開始溝通。

“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各國為修建滬寧鐵路貸款的銀行可以放心了，華南英軍總司令安德森中將請我轉告各位，大英陸戰第四團將負責守衛滬寧鐵路，租界裡的軍工廠已實現完全機械化操作，每天可生產5萬發子彈，這個軍工廠將為保護租界的部隊補充彈藥，這樣陸戰第四團就可以不依賴從香港輸送軍火，長期駐扎下去，直至中國的這場動亂結束。”

“法磊斯領事，您看到結束動亂的隧道盡頭的曙光啦？”德國總領事希默博士問。博士的臉長著強烈的日爾曼人特征，薄削的嘴唇，挺拔的鼻子，細小的鼻孔，突出的方下巴，濃眉之下，一雙湛藍的眼睛。他是本月領事團的值星主席，因此想當然地成了今天會議的主席，盡管他並不主導領事團在會審公廨裡的操作。

“如果我說看到了隧道盡頭，但是還沒有看到曙光，各位滿意嗎？”法磊斯狡黠地回答。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說，出了隧道，還是看不到光明，因為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意大利領事托利納諾首先領悟法磊斯的意思。托利納諾長得又矮又胖，除了耳根和后腦有連成一片的烏黑拳發外，頭禿得像玻璃球。他有一雙小而肥厚的手，對嘴裡說出的每一個字，都配合做出一種富於表情的手勢。

“這事還真給閣下說對了。”法磊斯用欣賞意大利人反應夠快的口氣說。“武昌的革命軍已經宣布停火，袁世凱的軍隊停留在河南，中止向安徽進攻。這場中國的動亂好像

火車耗盡最初的勢頭，就要在隧道盡頭停下。但是各地傳來的暴力行為並沒有停止，陝西首府西安爆發一萬五千名滿洲人被殺的可怕事件，在福州、杭州、南京都有很多滿洲人遭到屠殺。我們同情革命黨的理念，但是我們絕不為這些針對平民的暴行背書。這就是隧道外的黑暗，而這輛火車上現在有兩位司機：袁世凱和孫文博士。隻有這兩位司機都踩煞車，這輛火車才會停下。”

法磊斯把話拉到主題：“今天是12月15日，再過3天，也就是12月18日，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和孫博士的代表伍廷芳就要在上海開始和平談判。這場談判是我們西方外交官本著維護滿清中央政府地位、促成中國立憲改革的立場，好不容易促成的。我們終於看到隧道的盡頭了，但是，”法磊斯聳聳肩，停頓一下，“就在昨晚，我收到朱爾典公使(Newell Jordan)急電，英、日、美、德、法、俄等國決定改變維護滿清中央政府地位的立場，改為對立憲還是共和採取中立態度，停止對滿清政府借款，而促成這一立場改變的居然是各租界的西方商人！有些神通廣大的商人，包括上海租界的商人，疏通本國議會，促成本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並且提出商人代表要跟各國外交官一起列席中國內戰雙方的和談。最后，總算給我們外交官面子，朱爾典公使通知我，由駐滬領事團決定列席和平談判的商人代表人選。各位明白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檔事了嗎？請發表意見，租界裡的哪位商人最適合當這個代表？”

領事們這才弄清法磊斯繞了一個大圈子想說的主題。挪威和荷蘭的代表立即表示由英國領事決定人選，然後讓他們把人選帶回去請上司批准。意大利領事托利納諾，日本領事品川忠道，卻覺得商人要參加交戰雙方的和談，簡直不可思議，家狗咬家狗，野狗別參和。對此，必須請示本國總領事後才能明確表態。

“時間來不及了，我們必須在今天確定這個商人代表的人選，”法磊斯語氣溫柔，態度堅定地說。

“可不可以今天先推出一個人選，然後讓各位帶回去討論，明天再作最後決定？”美

國副領事哈雷充當和事佬。他會合起雙手，放在胸前，好像在祈禱。每逢要說服別人時，他總做這個動作。

“就這麼辦吧，法磊斯總領事，您有人選嗎？”講究效率的德國總領事希默博士直爽地問。

“我提議卜內門(Brunner Mond)公司總經理、上海電氣公司大班愛德華裡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當代表。”

“誰是愛德華裡德立？”

“憑什麼選他？”

法磊斯不慌不忙地回答：“裡德立先生是一個四面討好的人選。8年前，他當過《蘇報案》革命黨被告的証人，幫助革命黨被告免於引渡給滿清，跟革命黨人從此結下交情；4年前，裡德立先生的電氣公司為慈禧太后安裝電燈，在滿清眼裡，他是個靠得住的生意人；在租界，他擔任過兩界工部局董事，為租界僑民辦過不少事；最后，他的中文能力在租界裡公認是最出色的。所以，我推薦裡德立先生當代表。”

法磊斯沒有說出第5個理由：愛德華裡德立是英國人，讓他出席中國內戰的和談，必然加強大英帝國對和談進程的影響。多一個同胞在和談桌上敲敲邊鼓，勝過另一國異胞在和談桌上唱反調。

不言而喻，這個沒有說出口的理由，恰恰使德國總領事希默博士不能接受英國總領事法磊斯推薦的人選。希默博士提出德華銀行大班更適合當那個代表，因為德華銀行近年對滿清的貸款數目不下於英國匯豐銀行，而且德華銀行是第一個跟革命軍做軍火生意的洋商，所以德華銀行跟滿清和革命黨雙方都有比裡德立更現實的交情。如果說，對滿清貸款算得上是交情，那麼華比銀行大班也應該放在候選人名單上，比利時總領事薛佛提出又一個人選，他的潛台詞是，如果英德兩個大國的總領事都不能接受對方的人選，那麼為什麼不考慮接受比利時的人選，作為折中妥協呢？

眼看一場沒完沒了讓誰當洋商代表的爭辯，就要在壁爐燒得通旺的會議廳裡展開，但是，卻被輕輕的敲門聲打斷。

“請進，” 比利時領事薛佛吩咐。

開門進來的是穿著燕尾服的領事館禮賓秘書，他彬彬有禮地問，“上海總商會的代表到了，能帶他們進來嗎？”

“這些中國人倒是很准時，” 法磊斯看了一下懷表，然後環望桌上的領事們，仿佛用目光在問：好吧，伙計們，出席和談的代表人選怎麼介決？

美國副領事哈雷再次充當和事佬，他雙手合在胸前，提議把英、德、比三國提出的代表人選帶回去，明天中午之前各國領事館書面通知英國總領事法磊斯中意哪位候選人，然後憑得票多少，決定哪位候選人當商人代表出席和談。

“就這麼辦，我等候各國的通知。現在，請願諒我跟薛佛總領事退席去休息室，因為下一個會議應該由各國專管會審公廨的領事出席。” 法磊斯向各位點頭致意後，和薛佛一齊跟著禮賓秘書離開會議廳。

禮賓秘書很快領著十一位將厚呢大衣或皮襖留在衣帽間的華人，回到會議廳。

領事們離座跟華人們打招呼，禮賓秘書作了介紹：為首的是這行人的代表高易律師事務所的容定律師，後面十位是上海總商會總理周金緘、上海總商會協理嚴子均（他父親是上海總商會的創世人嚴信厚）、中國通商銀行總董沈敦和，上海總商會資深會員曾兆麟（他父親曾少卿是前上海總商會會長）、上海總商會秘書朱立慈、廣東紡織公會會長鄧德民、四明銀行總經理曹景卿，以及姓羅、姓王、姓邵的三位上海總商會議董。老實說，要領事們一下子記住這麼多華人的名字是不可能的，除了容定律師，因為容定有一個英文名字：亞力山大。

八位領事回到會議桌靠窗那一頭坐下，十一位上海總商會的華人代表在會議桌靠門的另一頭坐下。中間空著五個座位，好像是兩個營盤之間的壕溝。

容定戴上夾鼻眼睛，從隨身帶來的牛皮公文包裡取出一些準備好的文件，代表總商會用英語說明來意：

“各位領事兼會審公廨陪審官先生，請允許我代表上海總商會對領事團安排這次會議表示感謝。今天我們到這裡來，是為了改善會審公廨的現狀提出我們的看法。大英法磊斯總領事在11月10日上海光復五天後發給領事團和會審公廨的公開信裡說的：‘大量華人在租界生活、經商，因此存在著一個會審公廨來處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為了生活在租界的華洋居民的福祉，這個會審公廨以及附屬的監獄必須繼續運作。因此，作為臨時措施，從即日起，領事團任命會審公廨的中方主審官留在原處，在領事團的督導下辦公。’先生們，即使作為臨時措施，對會審公廨的這種督導是不合法的。”

容定放下手裡的文件，向領事們引經據典地指出不合法的原因。

會審公廨雖然設在租界，卻是一個中國法庭，原因在於在租界裡設立西洋政府管轄下的法庭來裁判華人是同《南京條約》衝突的。《南京條約》給予的領事裁判權僅局限於洋人告洋人的案子，或華洋混合的案子。本著這樣的條約精神，1864年，英國領事和滿清上海道台商定，在英國領事館設立一中國公堂，稱為“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然后在1869年，這個“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經駐華公使團和滿清總理衙門商定升格為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廨。無論是“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還是會審公廨，都沒有擴大領事裁判權。無論是“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還是會審公廨，這個公堂都是租界裡的中國司法機構。

“現在上海棄清獨立了，但是中國內戰雙方都繼續承認《南京條約》，也沒有聽說任何一方，包括大英帝國，要修改《南京條約》，那麼請問領事團對會審公廨的督導，法律根據何在？請尊敬的領事們給予回答，謝謝。”容定說罷，像辯護律師盤問証人一樣看著領事們。

“容律師，您和您的中國朋友們誤會了。”美國副領事哈雷跟會議主席德國總領事希默博士交換一個眼色後，代表兼任會審公廨陪審官的領事們回答。“按照慣例，會審公

廨的中方主審官簽發傳票，當值副領事會審官副簽傳票，但是11月上旬，中方主審官逃跑，捲走所有訟訴人所繳的交保金或罰款，傳票程序停擺，審判無法開庭，出於無奈，領事團才接受法磊斯總領事的建議，出錢接管會審公廨的運行，這全是臨時措施，臨時措施，中國朋友們，您們要諒解呀。”

“領事團為了不使租界出現混亂，採取臨時應變措施，我們中國人能理解。可是現在上海租界內外已經安定下來，領事團還要繼續這麼做，至少會削弱會審公廨的功能，各位領事先生，明白這點嗎？”

削弱會審公廨的功能？領事們都露出狐疑的神色，有的甚至微微搖頭。這位亞力山大容律師，個子不高，喝的洋墨水卻不少，他倒底要說什麼？

“是的，領事團接管會審公廨是削弱會審公廨的功能！”容定像知道領事們在想什麼，直截了當地指出，“為了復查案子，每一個法庭都有它的上訴法庭。請告訴我，現在誰是會審公廨的上訴法庭？從前，如果是華人案子，上訴法庭是道台衙門或江蘇巡撫衙門，如果是洋人案子，上訴法庭是英國駐華最高法院。現在，誰是華人案子的上訴法庭？根本沒有！一個沒有上訴法庭的會審公廨，功能不是削弱了？”

會議廳裡靜的隻聽到壁爐裡的燃煤聲。

容定黝黑的臉色並沒有因為談話的內容激化而起表情變化，他繼續說：“會審公廨裡的中方主審官使用滿清法務部頒發的《六法全書》審案判案，這部《六法全書》目前得到革命黨的大體認可。但是，督導會審公廨的領事團並不懂《六法全書》，領事團使用的是西方通用法典。用西方通用法典督導《六法全書》，既很滑稽，也不可行。這是對會審公廨的功能另一個削弱！”

“容律師，”會議主席德國總領事希默博士覺得容定的話必須用事實來駁倒。“滿清的上海道台逃跑了，革命黨至今還沒有成立一個西方各國承認的政府，領事團是在租界的唯一代表國家主權的機構，接管會審公廨，是為了保存會審公廨。對於這個事實，您不會

否認吧？”

領事們嚴峻地注視著容定。

“領事團接管會審公廨這個事實，我承認。但是，領事團是要保存會審公廨，還是消滅會審公廨？”容定反問。

“當然是要保存會審公廨。”

“既然如此，領事團憑什麼改變會審公廨是中國人的法庭這一基本性質？會審公廨的法律依據是1869年公布的《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其中第1條規定：‘凡有華民控告華民，及洋商控告華民，無論錢債與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訊定斷。並照中國常例審訊。第2條規定：若案情隻係中國人，並無洋人在內，即聽中國委員自行訊斷，各國領事官無庸干預。’現在，領事團接管會審公廨后，規定每堂審問必須有中方主審官和洋人陪審官同時坐堂，這是顯而易見的干預，中方主審官成了領事團派駐會審公廨的雇員。請問，這樣來看，領事團是在保存會審公廨，還是消滅會審公廨，不是很清楚嗎？！”

如果說，開始的時候，領事們出於外交禮儀，對容定的發言保持禮貌的沉默，那麼，此刻的領事們，再也不能安於默不出聲。亞力山大容顯然比任何一個滿清官僚難纏，他是專業律師，他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是一個預設的圈套，一個不留神會讓你往前一步摔個眼青鼻腫。

不知是出於緊張，還是被壁爐的火焰烤熱，領事們臉色通紅，交頭接耳，互傳紙條。與他們對照的卻是上海總商會十位代表的冷靜觀望。不是每一位總商會的代表都聽得懂英文，但是容定預先對他們打過招呼，介紹過自己的策略，所以他們對會議桌上的洋人反應，沒有意外，更少驚訝。

會議主席德國總領事希默博士跟其他領事，特別是跟美國副領事哈雷短促商議后，似乎有了應對的答案。他雙手握著椅臂，抬起下巴，一板一眼地說：“容律師，您指出的隻是現象，不是本質。華人社團認為領事團要消滅會審公廨是多慮的。為了使百萬華人跟我

們洋人能和睦相處，我們願意打開耳朵，傾聽華人社團的意見。請說一說，按照中國朋友的意思，怎樣做，才能熄滅會審公廨要被消滅的疑慮？”

容定早有準備，從公文包裡取出一隻牛皮紙大信封和另外一疊紙，看了看，“感謝閣下給我這個機會，我們請願如下三項來改善會審公廨的現狀。第一，11月7日，會審公廨採納美國陪審官哈雷領事的提案，規定洋人陪審官和華人主審官共同坐審每台官司，對此，我們要求恢復洋人陪審官隻有（！）在華洋混雜的官司裡，才能和華人主審官共同坐審的慣例；第二，12月2日，領事團規定會審公廨的一切賬目，按月向領事團報賬，對此，我們要求這份賬目報告的拷貝同時送發公共租界裡的主要中文報刊；第三，針對會審公廨目前沒有上訴法庭，對會審公廨缺乏司法審核的缺陷，成立一個12人的華洋混合委員會，其中6位華人成員由華人社團推選，6位洋人成員由洋人社團推選組成。這個混合委員會將代替領事團，向會審公廨問責。這是上述請願的正式文本，請領事團收下。”

容定離開座位，走到會議桌最靠窗的那一頭，將牛皮信封雙手遞給希默博士。后者打開沒有加封的信封蓋，將裡面的信拿出來，傳給其他領事閱看。

對於容定代表上海總商會提出的三項請願，領事們大致覺得第一項可以理解，但是並不可接受；第二項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第三項太意外了，不知該怎麼對待。

“各位領事，會審公廨的現狀，租界內外百萬華人都在盯著看，對我們的請願，不宜拖延。現在，請告訴什麼時候可以答復我們的請願。”容定似乎不願看到壁爐降溫，又添了一把煤，把溫度升得更高。

意大利領事托利納諾想出一個主意，他隔著兩個座位，費勁地將自己的想法壓低聲音告訴希默博士，邊說邊做手勢，引得會議桌另一端的華人都朝他看。

希默博士喜上眉梢，按照托利納諾的建議，回答容定：“您提出的建議部分超出我們在座幾位的權限，所以無法告知什麼時候可以給您答復。”

“我沒有看錯的話，會審公廨的三位常務陪審官英、美、德三國的領事都在這間屋子

裡，如果您們都沒有權力答復我們的建議，那麼，我想把我們的願望正式告知英國總領事法磊斯，剛才進門的時候，我看到他就在休息室裡，請他過來一趟，各位不會反對吧？”

容定露出不肯輕易罷休的樣子。

希默博士不知道容定在打什麼主意，但是他不便拒絕容定的要求。他轉向英國副領事，“這是一個好主意，韓德雷先生，勞駕去休息室問一下，法磊斯總領事能否移駕光臨本會？”

“悉聽尊命。”

不消一刻鐘功夫，法磊斯總領事和韓德雷副領事出現在會議廳。

法磊斯從副領事那裡已經瞭解到上海總商會請願的內容，所以他略微看了一下希默博士遞來的請願書，就揀了一把最靠近華人的空椅子坐下。

“亞力山大容先生，請允許我對您們請願的各項做個背景解釋。”法磊斯把紙放在桌上，“第一項，11月7日，會審公廨採納美國（副領事）哈雷先生的提案，讓洋人陪審官和華人主審官共同坐堂每一次審案，這樣做，看起來似乎是擴大領事裁判權，真是這樣嗎？不，這樣做實際上卻是為了最終結束領事裁判權！大家都知道，中國人討厭領事裁判權，但是，中國人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在泱泱大國中國的領土上實施外國的領事裁判權？實在是因為中國本土的法律太原始，充滿不文明的地方，例如1869年公布的《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的第1款就明文規定‘凡有華民控告華民，及洋商控告華民，無論錢債與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訊定斷。並照中國常例審訊，准其將華民刑訊、管押，及發落枷杖以下罪名。’請問，根據國際通用的法律，我們洋人能認同這類中國式的‘刑訊’嗎？當然不能，這就是領事裁判權存在的原因。哈雷先生的提議，讓洋人陪審官和華人主審官一齊坐堂，就是為了漸漸改去中國法律中那些不文明的地方，讓中國的法律最終跟上國際通行的法律，到那一天，就可以終止領事裁判權，這難道是一件該指責的事情嗎？我們西方人說話算數，不信的話，請詢問一下在座的日本領事品川忠道先生。1858年，西方列強跟他的國家日本簽

定通商條約，其中就有領事裁判權，經過36年的改革，1894年，日本跟西方列強重新定約，結束領事裁判權。請品川忠道領事告訴容律師和他的中國朋友，我說的是事實嗎？”

品川忠道，在座中最年長的一位，用帶濃重日本口音的英語說：“事實確實如此，今天的日本已經跟西方列強平起平坐。”

“容律師，知道了這個背景以后，您和您的中國朋友們還堅持請願中的第一項嗎？”法磊斯和氣地問。

在法磊斯作以上長篇答復時，總商會華人代表中幾位懂英文的，比如說沈敦和等人，不斷向其他華人代表低聲翻譯，所以華人代表都聽懂英國總領事的意思，但是沒有人露出認同的神色。

容定當即做了反駁。“法磊斯總領事先生，領事團讓洋人陪審官和華人主審官共同坐堂，即便是出於一片好意，在華人社會裡產生的惡感遠遠操過改良中國司法的好處，因為，這種做法沒有征得任何中國方面的同意！在我們提出請願建議的第三項，成立12人的華洋委員會，取代領事團督導會審公廨，就是針對這個毛病所設的。如果，總領事先生把我們的三項建議前後連貫起來看，就不難理解我們為什麼反對讓洋人陪審官和華人主審官不分案情共同坐堂！”

“好吧，既然這三項是連在一起的，我們就把解決第一項的答案先擱一下，”法磊斯又拿起紙看了一眼，“第二項是要領事團公佈會審公廨的每月財務。領事團沒有義務這麼做，因為從前上海道台衙門也沒有向民間公佈會審公廨的每月財務。當然，出於照顧華人社會的感受，我可以建議讓工部局每月向領事團抄錄這份財務報告，然後允許報界去工部局檔案室查閱，各位覺得這樣行嗎？”

總商會的華人代表紛紛點頭。

“很好，我們正在取得進展。再來看第三項，組織一個6位華人6位洋人的華洋委員會代替領事團。督導會審公廨，”法磊斯邊念邊微微皺眉，好像嘴裡嘗到苦酒。“容律

師，能不能純清一下這6位華人是誰？”

“這個做法是仿效西方的陪審團制度和工部局的董事會制度，從民間推選租界華人社會裡聲望良好的6位人士擔任，和6位洋人坐在一起，督導會審公廨運行，同時兼任復審案子的職責。”

“這不成了會審公廨的上訴法庭嗎？”

“是的，正好彌補會審公廨現在沒有上訴法庭的缺陷。”

“那麼根據什麼權利，這6位華人能跟洋人一起督導會審公廨呢？”

“‘無代表不納稅’，這是大英帝國立憲的根本法《大憲章》裡說的。百萬華人是上海租界裡的主要納稅人，他們應該在管理自身的司法制度裡有發言權。”容定底氣十足地回答。

“這是一件出入很大的事情，難怪各位要拉我進來討論，”法磊斯展開眉宇，顯出已找到答案。他對德國總領事希默說：“希默博士，您是條約法專家，請告訴大家建立會審公廨的基礎。”

“會審公廨是以《南京條約》和《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為基礎所建立的法庭。”

“6位民間華人要參與督導這樣的法庭，請您談談可行嗎？”法磊斯又問希默。

德國總領事恍然明白了英國總領事的暗示，他沉下臉對會議桌另一端的華人們說：

“《南京條約》和《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都是代表主權國家人士簽定的條約。民間人士，無論社會聲望多好，社會地位多高，都不能跟代表主權國家的人士相提並論。如果領事團答應各位的請願，讓民間人士參與督導會審公廨，那就是篡改《南京條約》和《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滿清政府正在垮台，革命黨還沒有成立正式政府，在這些條約某一方缺席的檔口，條約裡尚存的另一方，也就是西方列強，有權力維護條約，但是，沒有權力把缺席一方的權力轉讓給民間人士。”

“說得好！”法磊斯微笑著說，然後他轉向臉色比窗外的天空更陰沉的容定，“容

律師，請告訴您的中國朋友們，領事團隻能和真正代表中國主權的人一起討論怎樣督導會審公廨。在這個檔口，在上海，誰是中國主權的真正代表？是還在北京紫金城裡的滿清？還是閘北的滬軍都督府？還是在座的各位華商成功人士？我們西方人並不清楚。我真誠地等待你們中國人之間很快把誰能代表中國主權這件事搞定，然後，我們西方人會很樂意和真正代表中國主權的人坐下來，認認真真討論如何改進會審公廨。今天的討論我看就到此為止。這張請願書我代表領事團收下，以後等誰是中國主權的代表明確後，可以用作討論參考。從下個月起，領事團會將把會審公廨的每月財務報告讓工部局存檔，允許報界人士查看。還有什麼問題嗎？各位先生以後有什麼需要，請不要猶豫，盡請光臨，大英領事館對各位隨時敞開大門。”

十分鐘後，華人請願代表們無精打彩地離開了比利時領事館。

容定沒有回律師事務所，而是登上自備馬車去愛文義路（北京西路）100號。那裡是他的英國學長伍廷芳的家。身為滬軍都督府外交部長的伍廷芳，很關心上海總商會向領事團請願的事。容定覺得應該第一時間告訴他請願的結果。

天空中正在下雨夾雪，在雨點和雪片之間瓢蕩著無數白色的小水珠。容定的馬車車輪碾出一道道泥濘的車轍，很快被溶化的雪水填滿。

容定在車內，心情降到冰點。